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六十一

雜文十一

雜說二

雜說四篇

本政一篇

愛直一篇

論書一篇

受命于天說一篇

寄言二篇

釋辯

釋疑一篇

公獄說一篇

善惡鑒一篇

雜說

韓愈

善醫者不視人之瘠肥察其脉之病否而已矣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綱紀理亂一作紀綱而已矣天



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脉也脉不病雖瘠不害
脉病而肥者死矣通於此說者其知所以為天下乎夏殷
周之衰也諸侯作而戰伐日行矣傳數十王而天下不傾
者紀綱存焉耳秦之王於集無此字天下也無分勢於諸侯聚
兵而焚之傳二世而天下傾者紀綱亡焉耳是故四支雖
無故不足恃也脉而已集四海雖無事不足矜也紀綱而已
矣憂其所可恃懼其所可矜善醫善計者謂之天扶集作扶持
與之易曰視履考祥善醫者善計者為之

二

龍之嘘氣成雲雲固弗集作不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而茫洋
窮乎玄文粹間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汨

陵谷雲亦靈恠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為靈一作雲也若龍之
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為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
失其所憑依信不可歟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為也易
曰雲從龍既曰龍雲從之矣

三

談生之為文粹崔山君傳稱鶴言者豈不恠哉然吾觀於
人其能盡其性而不類於禽獸異物者希矣將憤世嫉邪
長往而不來者之所為乎昔之聖人者其首有若牛者其
形有若蛇者其喙有若鳥者其貌有若蒙俱者彼皆貌似
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耶有平脅曼膚顏如渥丹美而
狼者其貌則人文粹則人矣其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耶

也集作然則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其行事之可否為不失也恠神之事孔子之徒不言余將特取其憤世嫉邪而作之故題之云爾

四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祗辱於奴隸人集無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今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集有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材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良馬嗚呼其真無馬耶其真不識一作

知馬耶

本政

前人

周之政文既其弊也後世不知其承大敷古先遂一時之術以明示民民始惑教百氏之說以興其言曰天下可為也彼之政仁矣反於誼此之政敬矣矣於忠我其周從乎曰周不及殷其殷從乎曰夏曰虞曰陶唐曰三皇氏曰邃古之初暴孽情飾淫志技辭琢正紛紊糾射以僻民和以導民亂嗚呼道之去世其終不復矣乎長民者發一號施一令民莫不悱然矣非謂不可守遽變而從之譬將適千里及門而復後雖矻矻決不可暨原其始固有啓之者也聞於師曰古之君天下者化之不示其所以化之道及其

弊也易之不示其所以易之之道政以是得民以是淳其
有作者知教化之所繇廢抑詭恠而暢皇極伏文貌而尚
忠質茫乎天運宵爾神化道之行也其庶已集作乎

愛直贈李君房別

前人

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欲其身之不正烏可得耶吾觀李生
在南陽公之側有所不知知之未嘗不爲之思有所不疑
疑之未嘗不爲之言勇不動于氣義不陳乎集作于色南陽
公之舉錯施爲不失其宜天下之所窺觀稱道洋洋者抑
亦左右前後有其人乎凡在此趨公之庭議公之事者吾
既從而游矣言而公信之者謀而公從之者四方之人則
既聞而知之矣李生南陽公之甥也人不知者將曰李生

之託婚於富貴之家將以充其所求而止耳故吾樂爲天
下道其爲人焉今之從事於彼也吾能爲南陽公愛之又
未知人之舉李生於彼者何辭彼之所以待李生者何道
舉不失辭待不失道雖失之此足愛惜而得之彼爲驩欣
於李生道猶若也舉之不以吾所稱待之不以吾所期李
生之言不可出諸其口矣吾重爲天下惜集作愛之

論書

劉禹錫

或問書曰書足以記姓名而已工與拙何損益於數哉答
曰此誠有之蓋舉下之說耳非蹈中之說亦猶言居室曰
避燥濕而已言衣裳曰適寒燠而已言飲食曰充腹而已
言車馬曰代勞而已言祿位曰代耕而已今夫考居室必

以閔門豐屋為美筭衣裳必以文章適文粹作鮮澤為申評飲

食必以精良海陸為貴第車馬必以華輶絕足為高遷祿

位必以重侯累封為意是數者皆不行舉下之說奚獨於

書也行之耶禮曰士依於德游於藝德者何曰敏曰至曰

孝之為一無謂藝者何禮樂射御書數之為此字一無謂是則

藝居三德之後而士必游之也書居數之上而六藝之一

也語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乎集作矣哉不有博奕者乎

為之猶賢乎已是則博奕不得列於藝差愈於飽食無所

用心耳吾觀今之人適有面詆之曰子書居下品矣其人

必適爾而笑或整然不屑有詆之曰子握槊奕碁居下品

矣其人必赧然而媿或艷然而色是故特集作時敢以六藝

斥人不敢以六博斥人嗟乎眾尚之移人也問者曰然則

彼魏晉宋齊間亦嘗尚斯藝矣至有君臣爭名父子不讓

何哉答曰吾始欲求中道耳子寧以尚之之弊規我歟且

夫信者美德也秦繆尚之而賢臣莫贖黃老者至道也竇

后集有好字尚之而儒臣見刑道德且不可尚矧由道德以下

者哉所謂中道而言書者何處之文學之下六博之上材

鈞而善者得以加譽遇鈞而善者得以議能所加在乎譽

非實也不贖于賞所議在乎過非罪也不紊于刑夫如是

庶乎六書之學不堙墜而已乎

受命于天說

黃頌

孔子曰唯天子受命于天上受命于君故君命順則臣有

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嗚呼君人者得不鑒戒於是言乎王者將順天行道而臣下有脩德矣苟逆於天命而臣下隨所化矣然忽湯文居其下則將因是逆以原于德搖民心于宇內爲其上者無危乎故爲君不易而作臣者知難不易則德明知難則畏命是故夏殷周秦漢魏晉宋齊梁陳隋末之爲理內逆于心外亂于身豈不以受天命者耶故夫十二朝之亡也十二朝之作矣雖小民女童必知其過矣何者爲君以爲賢爲臣以爲然常不觀于前無慮於後大渙一時之榮而已矣歷以度之咸失於此嗚呼君人者得弗鑒戒於是言乎

寄言

常端符

孺子道成人之言父母必憐誇焉非直父母也鄉人亦異而指之矣是何也非所以期孺子也待以孺子而言成人也則父母加之一作如鄉人指異即有魁然成人而事孺子是何人哉其所以待之視之用何心也移是而言小人不能爲君子固也陷乎罪誅非暴逆狼狽一作而窘於咽喉之空尺寸之膚受之不仁仁人一字不憫憐之也今有一鄉之吏遇孺子把滿巴切弄土塗折挽草木則呵而批之曰何爾也成人者有妄毀淫取顧不敢動睫而過之是誠不了一鄉矣吾欲世之大人無獨見鄉吏之不了一鄉而不自見所不理無喝怒於孺子之爲而恬視魁然成人挽拆大草淫取大物者本其所以待之之心從而校之天下

下篇

今有人負病於此則其親戚者憂之聞善醫則不遠燕越而求之欲其病之速瘳若噓毛掇葉之易是直智無所施耳然則憂者雖甚不能為也善為者又非所憂也不憂非薄人也非其地耳彼誠善醫也安得人人而憂之必居其地而耻不能則將悉其技而為之與憂者之心不異故病甚憂戚之得善為之醫則幾乎平理矣不得善醫者百十且夜坐環之而藥謀無所曉其去死喪幾何故曰憂不能為技不習也為者不必憂非其地也必得善為之者處憂之地然後知病之間也不日矣昔之為天下國家而病

者豈無善之者耶不得處憂之地耳漆室女誠憂矣不能為魯也鷓夷子甞工為越矣陶朱公則視猶涉者之視車使甞得善為天下國家者處憂之地何敗亡之有

釋疑

權德輿

記曰君子居易以俟命語曰君子坦蕩蕩此蓋視履考祥而不憂不懼也易曰思患而豫防之語曰季文子三思而後行此又戒慎若厲之義也言豈一端而已哉亦各以集作有所當在明者審之而已或不能深惟集作推本末而疑吾自若則舟有溺騎有墜寢有魘飲有醉食有饕行有蹙其甚則皆可致斃無非危機其可以盡廢此而如土偶木寓耶不然則憂可既乎憂可既乎

公獄辨

楊夔

縉紳先生牧于東郡繩繩譽也屬吏有公于獄者某適次于座承間諮其所以爲公之道先王曰吾每窺辭牒意其曲直指而付之彼能立其牘無不了吾意亦可謂盡其公矣其居席之末不敢以非是爲決因退而辯其公且傳曰君所謂否臣獻其可君所謂可臣獻其否是欲彌縫其不至也及君可亦可君否亦否故平仲罪丘擗踵君之意叔向譏樂王鮒從君者也所以智詢於愚以其或有得也尺先其寸或有長也皆庸其涓滴將助其廣大也况末世纖狡內外荏剛烏有不盡其辭而能必究其情乎使居上者得其情屬踵而詰之可謂合於理未足言公也忽居上者異於見遠於理亦隨而鞠之取叶於意所謂明於不法烏可爲公哉且不師古之言非不可爲也爲之不能遠由禮之事非不可行也行之不能久故君子盡心法古動必本禮將遠而不泥久而不亂也若乃告諸獄任意以爲明其屬徇已以爲公是使懷倖者有窺進之路挾邪者有自容之門矣矧藜棘之內辛楚備至何湏而不克而况承執政指其所欲哉嗚呼欲人之隨意者吾見亂其曲直矣樂人之附已者吾見汨其善惡矣而猶伐其治譽其公無乃瞽者銜別諸五色乎

善惡鑒

前人

衆曰善未必善觀其善之爲也衆曰惡未必惡觀其惡之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六十一
由也行詐以自銜取媚於小人其足爲善乎任直以獨立
取惡於非類其足爲惡乎故擇善採於譽則多黨者進去
惡信於言則道直者退王莽折已以下士而諸父失其權
彼言善者可憑乎京房守正以極諫而嬖倖指爲逆彼愬
惡者可聽乎故能鑒其善者必觀於衆之所惡能鑒其惡
者必取於衆之所善所以衆謂之悖也非孟子之賢無以
旌章子之孝衆謂之智也非國僑之明無以誅史何之詐
嗚呼道之大非遇於賢明何常不汨哉

六月二十二日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六十一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六十二

雜文十二

雜說三

志過一首

天說一首

措說一首

朝日說一首

乘桴說一首

讀韓愈毛穎傳一首

盡諫一首

代河湟父老奏一首

說鳳尾諾一首

原晉亂說一首

祭祀祈說一首

志過

權德輿

辛酉歲予以吏役道于上饒時左司郎中博陵崔公出守
郡佐與予語及世道次及人倫大節因曰延州之讓不其

至矣集作或者言吳以太伯讓而興季子讓而亡此乃徇

於一方而不蹈乎大方也原夫太伯避季歷奔荆蠻以就

文武之大業則知太伯因天下之尊周以成周也豈以興

吳一作為念季子因天下之去讓以全讓也豈以亡吳為

念然則太伯季子皆以天子之心為心吳之興亡曾不屑

慮彼或者之論誠未通其旨焉子曰誠哉是言然者集作季

子之歷聘也聞樂章辯歌詩皆審其盛衰以造乎精微明

閑達物無所逃數有所極耳又何區區異論於其間哉答

曰子之言過矣若季子以興亡必然力不能支乘此而後

三讓是利於將亡因以沽名者也豈可為君子言之過矣

存之予亡之集作豈可為君子言之也以讓之發集作而

季子全之嚮使勤一國之理理于勾吳今亦化為古墟鞠

為榛蕪曷與夫禮讓之大使千古是式貪以之庶暴以之

仁忍垢冒榮者以之知懼其於為理也不其達集作歟予

乃拜受其論退書所聞且以志過名篇庶乎聞義能徙之

義

說天

柳宗元

韓愈謂柳子曰若知天之說乎吾為子言天之說今夫人

有疾痛倦辱饑寒甚者因仰而呼天曰殘民者昌佑民者

殃又仰而呼天曰何為使至此極戾也若是者舉不能知天

夫果蔬飲食既壞蟲生之人之血氣敗逆壅底為癰瘍癰

贅瘦痔亦一無蟲生之木朽而蝎中草腐而螢飛是豈不

以壞而後出耶物壞蟲由之生元氣陰陽之壞人由之生
蟲之生而物益壞食齧之攻穴之蟲之禍物也滋甚其有
能去之者有功於物者也繁而息之者物之讐也人之壞
元氣陰陽也亦滋甚墾原田伐山林鑿泉以井飲窳墓以
送死而又穴為偃溲築為墻垣城郭臺榭觀游䟽為川瀆
溝洫波池燧木以燔革金以鎔陶甄琢磨悴然使天地萬
物不得其情倖倖衝衝攻殘敗撓而未嘗息其為禍元氣
陽陰也不甚於蠱之所為乎吾意有能殘斯人使日薄歲
削禍元氣陰陽者滋少是則有功於天地者也繁而息之
者天地之讐也今夫人之此一無此字舉不能知天故為是呼且
怨也吾意天聞其呼且怨則有功者受賞必大矣其禍焉

者受罰亦大矣子以吾言為何如集作何如柳子曰子誠有激

而為是耶則信辨且美矣吾能終其說彼上而玄者世謂

之天下而黃者世謂之地渾然而中處者世謂之元氣而

寒暑者世謂之陰陽是雖大無異果蓏癘痔草木也假而

有能去其攻穴者是物也其能有報乎繁而息之者其能

有怒乎天地大果蓏也元氣大癘痔也陰陽大草木也其

烏能賞功而罰禍乎功者自功而禍者自禍欲望其賞罰

者大謬矣集無此字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文粹亦大謬矣

子而信子之仁義以遊其内生而死爾烏置存亡得喪於

果蓏癘痔草木耶

禮說

前人

柳子為御史主祀事將禘進有司以問禘之說則曰合百
 神於南郊以為歲報者也先有事必質于戶部戶部之辭
 曰旱于某水于某蟲蝗于某癘疫于某則黜其方守之神
 不及以祭余嘗學禮蓋思而得之則曰順成之方其禘乃
 通若是古矣繼而歎曰神之貌乎吾不可得而見也祭之
 饗乎吾不可得而知也是其誕漫憒恍冥冥焉不可執取
 者夫聖人之為心也必有道而已矣非于神也蓋于人也
 以其誕漫憒恍冥冥焉不可執取而猶誅削若此况其貌
 言動作之塊然者乎是設乎彼而戒乎此者也其旨大矣
 或曰君子之言集作云則旱乎水乎蟲蝗乎癘疫乎未有黜
 其吏者而神黜焉而曰蓋于人者何也余曰君子之云旱
 乎水乎蟲蝗乎癘疫乎豈人為之耶故其黜在神暴乎耗
 乎吝貪乎罷弱乎非神為之也故其罰在人今夫在人之
 道則吾不知也不明斯之道而存乎古之數其名則存而
 教之實則隱以為非聖人之意故歎而云也曰然則致雨
 反風蝗不為災虎負子而趨是非人之為則何以余曰子
 欲知其以乎所謂偶然者信矣必若人之為則十年九潦
 八年七旱者獨何如人哉其黜之也苟明乎教之道雖去
 古之數可矣反是則誕漫之說勝而名實之事喪亦足悲
 乎

朝日說

前人

柳子為御史主事將朝日其僚問曰古之名曰朝日而已

今而曰祀朝日何也余曰古之記文粹者則朝拜之云也今而加祀焉者則朝旦之云也今之所云非也問者曰以夕而偶諸朝或者今之是乎余曰夕之名則朝拜之偶也古老且見曰朝暮見曰夕故詩曰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左氏傳曰百官承事朝而不夕禮記曰日入而夕又曰朝不廢朝暮不廢夕晉侯將殺豎襄叔向夕楚子之留乾谿右尹子革夕齊之亂子我夕趙文子礪其椽張老夕智襄子為室美士茁夕皆暮見也漢儀夕則兩郎向瑣闈拜謂之夕郎亦出是名也故曰大采朝日少集作小采夕月又曰春朝朝日秋夕夕月若是其集作之類足矣又加祀焉蓋不學者為之也僚曰欲子之書其說吾將施于世可乎余從之

乘桴說

前人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

集作于

海從我者其由也與子路聞之

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說曰海與桴與材皆喻

也海者聖人至道之本所以浩然而遊息者也桴者所以

遊息之具也材者所以為桴者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

乎則天地之心者聖人之海也復者聖人之桴也所復者

桴之材也孔子自以極

集作極

生人之道不得行乎其時將

復於至道而遊息焉謂由也勇於聞義果於避世故許其

從之也其終曰無所取材者言子路徒勇於聞義果於避

世而未得所以為復者也此以退子路兼人之氣而明復

之難耳然則有其材以為其桴而遊息於海其聖人乎子

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由是而言以此追庶幾之說則回近得矣而曰其由也與者當是歎也回死矣夫或問曰子必聖人之云爾乎曰吾何敢吾以廣異聞且使邈世者得吾言以為學其無悶也捷焉而已矣

讀韓愈所著

集作

毛穎傳後題

前人

自古居夷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為毛穎傳不能舉其辭而獨大笑以為恠而吾久不克見楊子誨之來始待其書索而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韓子之恠於文也世之摸擬竄竊取青媿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為辭者之讀之也其大笑固宜

且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且

一作

俳又非聖人之所棄

者詩曰善戲謔兮不為虐兮太史公書有滑稽列傳皆取乎有益於世者也故學者終日討說

文粹

答問呻吟習復

應對進退掬播

文粹

灑則罷憊而廢亂故有息焉游焉

之說不學操縵不能安絃有所拘者有所縱也太羨玄酒

體節之薦味之至者而又設以竒異小蟲水草檣梨橘柚

苦鹹酸辛雖蜚吻裂鼻縮舌澁齒而咸有篤好之者文王

之昌蒲殖屈到之芟魯哲之羊棗然後盡天下之竒味以

足於口獨文異乎韓子之為也亦將弛焉而不靈歟息焉

游焉而有所縱歟盡六藝之竒味以足於

文粹

口歟而不

若是則韓子之辭若壅大川焉其必決而放諸陸不可以

不陳也且凡古今是非六藝百家大細穿穴用而不遺一作置者毛穎之功也韓子窮古書好斯文嘉穎之能盡其意故奮而為之傳以發其鬱積而學者得之集作勵其有益於世歟是其言也固與異世者語而貪常嗜瑣者猶咕咕然動其喙彼亦勞甚矣乎

畫諫

盧碩

漢文帝時未央宮永明殿畫古者五物

兩漢故事文帝三年于永明殿畫屈

軼草進善旌誹謗木敢諫鼓辨象凡有五物也

成帝陽朔中嘗坐群臣于下指

之曰予慕堯舜理故目是以自况大司馬陽平侯王鳳

拜舞而賀曰陛下法古為治上稽唐虞仁遠乎哉行之斯

至旌鼓之屬在陛下建之而已矣至於神草靈獸臣知不

日當產于明庭以彰上天之允答也微臣不勝鳧藻之抃

御史大夫張張忠出次而言曰斯無用之物也臣請即日圻

之且是畫肇于大宗之時凡八聖矣開眼而觀之者皆面

一作背齒而違之未聞有裨于治也臣敢為陛下條舉臣嘗聞

文帝時雒陽人賈誼為博士能誦詩屬書嘗為上陳古先

帝王之道漢朝正朔之法上以公卿之任無以易誼俄絳

灌馮敬之伍害其賢而毀之遂疎而不信傳卑濕之國後

雖徵還卒不得大用喪志而死至今負才蔽器之徒猶以

為憤此則善雖進而不能用也帝又降詔除誹謗之令許

人言事迨中宗朝大臣楊惲蓋寬饒以譏刺辭語皆坐大

辟先帝在東宮言其法太深刻中宗竟不悔此則木雖旁

午人不敢書上也。初元帝弘恭石顯專權亂政，前將軍望之嫉其姦邪，諷上除之，不從。望之反羅其僂過，一作以自殺。此又邪不可觸之之驗也。前日安昌侯禹君陛下師傅之尊，不能率已以儉，而乃決涇引渭，廣開田疇，便身娛耳，多置侈樂。平陵朱雲上書請斬其首，陛下怒不可忍，遽將誅之。雲倉卒無據，乃至喪膽失魂。臣意列聖用此，乃類是乎。臣之狂瞽，欲陛下言而必行，冊牒之設，不足以留連聖念也。且大司馬親勲之望，朝野所倚，不能因事而諫，返以爲賀，佞孰甚焉。臣謹以指之。若斧鑕將及，是陛下誤屈軼也。臣不敢就僂。

代河湟父老奏

陳黯

臣等世藉漢民也。雖地沒戎虜，而常畜歸心。時未可謀，則俛僂偷生。旣遭休運，詎可緘默。伏思中國之患，邊戎其來久矣。唐虞夏殷之前，則淳風未漓，夷夏自判，故干戈不興，事亦宜矣。繇周以降，或侵或伐，無代無之。然則享國長久，君臣有謀，唯是其餘不足徵也。周漢討邊之事，臣知之矣。請較而論之，以爲國朝比。且周之伐獫狁也，以斥逐爲心，不常事之。故進則遄征，退則息兵，致其邊鄙無備，壁壘不營。此乃周之謀失於不固矣。漢之討匈奴也，乘時之豐特，兵之雄深入窮荒，莫計遠邇。故雪山青海皆爲內封，其後財匱力殫，厥功不就。遂交和親之好，自晚帝屬延法，後時斯爲漢之謀失於太廣矣。唐有天下，邁於周漢之道一家。

其六合一心其兆人唯茲大戎未能無患當開元中有將
臣善於攻戰振張皇威殲殄醜虜自秦地而西有地數千
里此則展拓周疆剪截漢域所謂廣袤得其中矣其後國
家以內寇時起不遑西顧其蕃戎伺隙侵一作掠邊州臣
等由此家為虜有然雖力不支而心不離故居河湟間世
相為訓今尚傳留漢之冠裳每歲時祭享則必服之示不
忘漢儀亦猶越翼胡蹄有巢嘶之異噫其怨慕也有是陛
下新統寰區以慈仁化育聞之得不惻然而軫念乎夫事
有可行勢有必尅苟憚而不為是失古人見幾之義今國
家無事三方底寧獨取邊陲猶反掌耳矧故老之心缺望
復然儻天兵一臨孰不面化今陛下采臣之言則先選良

將不以前負勲業者與更授節制一作刺史者為之何者彼功

崇矣彼位極矣復將悉力營之哉以此臨事必多自顧願

陛下詔班行之中器識有殊籌畫可用者踰一資一級授

鉞將兵俟見功庸而後一作厚加之爵賞必能摧兇破敵無

所愛矣戎翟者亦天地之間一氣耳不可盡滅可以斥逐

之伊周漢之事如前所陳今之所取願止於國朝已來所

沒秦渭之西故地朗畫疆域牢為備禦然後闢邊田飽士

卒可以為永遠一作求之謀迥出周漢之右則臣得棄戎即

華世世子孫無流離之苦生死幸甚

說鳳尾諾

陸龜蒙

或問予曰鳳尾諾為何等物圖耶書耶對曰余之所聞自

晉訖於梁陳以來藩邸之書也凡封子弟為王則開府辟僚屬敢當時士有學行才藻者中是選其所下書東宮則曰令上書則曰牋諸王下書則曰教上書則曰啓應和文章則曰應令應教下其制一等故也其事行則曰諾猶漢天子肯集作可非臣下之奏曰可也鳳尾則所諾牋之文也絳繡襪然織與繪莫的知既肯其行必有褒異之辭若今之批答案耳晉元帝為琅邪王時帝美其才令通習外事常使批鳳尾諾南齊江夏王鋒高帝第十二子甚冷之年五歲使學鳳尾諾下筆便工帝大悅以王麒麟賜之餘未見其出鳳尾牋當番薄縷輕其制作想精妙靡麗而非牢固者也殆將五百年必不能保而存之好事者或云織集作

妄矣且傳云仲尼在魯與陳有問在羊楛矢者皆知之及脩春秋則遠者畧近者詳故曰立於定哀而指隱桓之日遠矣蓋聖人作大典不可不慎則前所傳亦一作妄矣余學聖人之文者求其誠而已矣又安可詐別數百年前事自以為賢哉君子慎所傳無易

原晉亂說

楊夔

晉室南遷制度草創永嘉之後囂風未除廷臣中猶以謝鯤輕佻王澄曠誕競相祖習以為高達卞壺厲色於朝曰帝祚流移社稷傾蕩職茲浮偽致此隳敗猶欲崇慕虛誕污蠹時風奏請鞠之以正頽俗王導庾亮抑之而止噫西晉之亂百代所悲移都江左是塞一作源端本之日也猶

乃冀虛駕偽宗文粹扇仆薄躡諸敗跡踵其覆轍以此刑

立朝綱基構王業何異登膠船而泛巨浸操一作朽索以

馭奔駟乎設使從卞壺之奏黜屏浮偽登進豪賢文粹作

左右大法維持紀綱則晉亦未可量也其後王敦作逆蘇

峻繼亂余以為晉之亂不自敦峻而稔於導亮

祭祀不祈說

沈頴

夫祭典之興所以奉祖宗而表有功也非所以祈明神而

邀福佑也故王者郊天地而立七廟諸侯奉社稷而置五

廟士庶人各以其家功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

以勞定國則祀之昔列山氏之子曰柱能植百穀夏興也

周繼之故祀于稷共工氏為九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

故祀于社舜勤事而野死鯀障洪水而殛死禹勤其官而

水死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亦禘

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以禘舜而祖禹郊禹而宗

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故所謂奉祖宗而

表有功也非所以祈明神而邀福祐也必以明神可祈福

祐可量一作則三代不易世秦漢不更氏王者無明暗卿

士無賢愚能盡其祭祀則享其福祚矣神必私於禱祈悅

於肥腴而降其禧祥則王者盡堯舜也侯者盡桓文也水

不為潦也火不為灾也年無壽夭也民無貧富也戰無不

勝也守無不固也禍無不殄也疾殄不生也國家無危亡

也宗祀無廢絕也是皆祈而不得禱而無應明矣然則經

百代而不易其俗傳百王而不革其風者誠有以也夫兩國相持必有其勝也萬邦各治必有其康也祈年者必有其豐也祈病者必有其瘳也祈仕者必有其遷也祈貨者必有其饒也有一于此咸以神之佑也而不知人事之起匪成即敗匪得即失用之有巧拙智之有後先歲有豐儉運有否泰非神之所置也於是廢業而不為非竭產而不為悔姦巫乘之以語禍福竟不能明寢以成俗得非上失其正下效其為者乎

校正三十九字今日將夕大雨煩暑相消廿二日記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六十二

雜文十三

辯論一

賢之用捨一首

君之牧人一首

國之興亡一首

材之小大一首

原道一首

原性一首

原毀一首

原鬼一首

賢之用捨

李華

上之於賢也患不能好之好之也患不能求之求之也患不能知之知之也患不能任之任之也患不能終之終之也患不能同其心而化於道是故士貴夫遇懼夫遇而不盡也

君之牧人

前人

古之帝者非不欲厚其養泰其身固揣於變化之原而要之以極亦至矣蓋以為上逸則下困困百眾逸一人而作而逸一人非天意也極非天意亦不忍為也故下逸而上困帝者其心焉况百姓逸君孰與困書曰元后作民父母父母勞於養子則襁褓之疾弭闕則父母之心泰推是而求之聖人志於儉薄不得不爾也

國之興亡

前人

為國者同於理身身或不和則藥石之鍼灸之若夫扶病文粹作疾而不攻疾病則斃扶之者屍也齊隋之亡也以貞於終始為惑苟而無耻為明慢於事職為高賢見義不為為

弱不空三條

長者繩遠用法則附強而潰弱也議於得失則異寡而同

眾也尚學希古謂之誕趣便時中文粹作中時謂之工觀其燥

濕而輕重之候其成敗而褒貶之肉食之尊以滋味餽其

口忍危亡而僥祿利自是而下則曰上司猶如之我於國

何有設能憤發則逆為備豫動闕關束文粹作動開關氣沮志衰

亦從以文粹作志亦從化倖於生者炎炎而四合死於正者求援

而無繼麒麟悲鳴鳳鳥垂翅鴟鼓害翼犬呀毒喙則蛇鴆

虎狼之熾文粹作徒其可向耶嗟乎心腹支體一也為病者萬

焉雖有岐緩而不請岐緩視之而不救噫齊隋不亡得哉

返是而理則王道易易也

材之小大

此篇七百四十五卷重出今已削去

前人

攀巢之雛羽翼將成習飛而從其母不幸為鳥鳶所震墮

於塵轍閭閻一作代米之家有侈女焉珣車繡茵過於中陌遇

而憐之藏以玉笥粒以紅稻一作薦以白玉之稻胡然而然

材小為貴養而翫之易為力也克軛一作轅之牛望若山行

其生也任重致遠以利天下其死也筋角皮骨皆為器用

水旱寒暑之不時艱難驅一作鞭乏登降重岡暗起塗潦

啼離節圻力氣皆頓病矣自猶睨人盜鳥爪其背嘴其肉

猶恨啄噉之未逞鷓一作鷓鴣而相呼群犬引其腹一作腸胃

信信而爭之車馬往復於傍以千萬計不顧也胡然而然

材大為累扶而救之難為功也向若不憚斯湏之勞而存

之其利固厚矣悲夫材之大也為累材之小也為貴戾於

理悖於道莫甚焉君天下者辯而返之則不世而仁矣

原道

韓愈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

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故道

有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吉有凶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

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之罪也彼以煦

煦為仁子子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

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

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

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

子沒火于秦黃老子漢佛于晉宋齊梁魏隋之間其言道

德仁義者不入于揚則入于墨不入于墨則入于老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

者則附之隆一作出者汗之集者則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

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

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

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

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

甚矣人之好恠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恠恠之欲聞古之

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

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

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柰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

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為之

君為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為之衣饑

然後為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為之宮室為之

工以贍其器用為之賈以通其有無為之醫藥以濟其夭

死為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為之禮以次一作其先後

為之樂以宣其湮鬱為之政以率其怠倦為之刑以鋤其

強梗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為之城

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患生而為之防今其言曰

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

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

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集有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

其字

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
 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能
 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為臣一無此七字民不出粟
 米絲麻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
 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
 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
 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
 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名集作雖字殊其所以為聖
 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為智一
 也今之其一作其言曰曷不為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
 曰曷不為葛之之易也責饑之食者曰曷不為飲之之易

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一作理其國欲治其
 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
 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
 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國家天下者滅其天
 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
 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
 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詩曰戎狄是
 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
 何其不胥而為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
 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
 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

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絲麻其居宮室
其食粟米蔬果魚肉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也是故
以之爲已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
而平以之爲天下爲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
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享曰斯道也
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
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
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
傳焉苟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
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然則
如之何其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廢
其居明先王之道以導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
庶乎其可也

原性

前人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
而其所以爲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情者七曰
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
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爲性者五曰
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
四中焉者之於五一也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
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
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爲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

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故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歟始惡而進善歟始也混而今也善惡歟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貽死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為大戚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焉疑疑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傳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為奸瞽聵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為聖人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集有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學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集有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性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者奚言而不異

原毀

前人

古之君子其責已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為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為人仁

義人也求其爲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爲舜者責於已
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
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爲人也多
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爲周公者責於已曰彼人也予人
也彼能是而我不能是蚤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
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
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
責於已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爲
良人矣能有是是足爲藝人矣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新
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爲善之利一善易脩
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

是是亦足矣是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不
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已也廉詳故人難於爲善廉故自取
也少已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已未有能曰我能是
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是
不亦待於已者已庶乎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
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
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
已詳乎夫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
見其尊已也雖然爲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怠者
不能脩而忌者畏人脩吾嘗試之矣嘗試語於衆曰某良
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踈遠不與

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踈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悅於言懦者必悅於色矣是故事脩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矣將有仕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也一作可幾於理也歟

原鬼

前人

有嘯於梁從而燭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有立於堂從而視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形有觸吾躬從而執之無得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與形安有氣曰

鬼無聲也無形也無氣也果無鬼乎曰有形而無聲者物有之矣土石是也有聲而無形者物有之矣風霆是也有聲與形者物有之矣人獸是也無聲與形者物有之矣鬼神是也曰然則有怪而與民物接者何也曰有是二說集有鬼物有四字漠然無形與聲者鬼之常也民有忤於天有違於民有爽於物逆於倫而感於氣於是乎鬼有托於形有憑於聲以應之而下殃禍焉皆民之為集有之字也其既也又反乎其常曰何謂物曰成於形與聲者土石風霆人獸是也反其無聲與形者鬼神是也不能有形與聲不能無形與聲者物性是也故其作而接於民也無恒故有動於民而為福亦有動於民而為禍亦有動於民而莫之為禍福適

丁民之有是時也作原鬼

此卷改西四十一字今日幸校三卷病良已矣廿二日汝特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六十三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六十四

雜文十四

辯論二

漁者對智伯瑤一首

復吾子松說一首

壽顏子辯一首

私辯一首

華心一首

塞廢井文一首

祀竈解一首

春秋決疑十篇

設漁者對智伯瑤

集無此字

柳宗元

智氏既滅范中行志益大合韓魏圍趙水晉陽智伯瑤乘舟以臨趙且又往來觀水之所自務速取焉群漁者有一人坐漁智伯恠而集作問焉曰若漁幾何曰臣始漁於河中漁於海今主大茲水臣是以來曰若之漁何如曰臣幼

而好漁始臣之漁於河有魴鱣鱸鰻者不能自食以好臣之餌日收者百焉臣以爲小去而之龍門之下伺大鮪焉夫鮪之來也從魴鯉數萬垂涎流沫後者得食焉然其饑也亦返吞其後愈肆其力逆流而上慕爲螭龍及夫抵大石亂飛濤折鱗禿翼顛倒頓暗順流而下宛委肩幘環坻淑而不能出嚮之從魚之大者幸而啄食之臣亦徒手得焉猶以爲小聞古之漁有任公子者其得益大於是去而之海上北浮於碣石求大鯨焉臣之具未及施見大鯨驅群鯨逐肥魚於渤海之尾震動大海蕪掉巨島一啜而食若舟者數十勇而未已貪而不能止北蹙於碣石擣焉嚮之爲食者反相與食之臣亦徒手得之集作焉猶以爲小聞

古之漁有太公者其得益大釣而得文王於是捨而來智伯曰今若遇我也如何漁者曰嚮者臣已言其端矣始晉之侈家若欒氏祁氏卻氏羊舌氏以十數不能自保以貪晉國之利而不見其害主之家與五卿嘗列而食之矣是無異魴鱣鱸鰻也腦流骨腐於主之故邑可以懲矣然而猶不肯寤又有大者焉若范氏中行氏貪人之土田侵人之勢力慕爲諸侯而不見其害主與三卿又製而食之矣脫其鱗鱠其肉剗其腸斷其首而棄之鯤鮪遺胤莫不備俎且是無異夫大鮪也可以懲矣然而猶不肯寤又有大者焉吞范中行以益其肥猶以爲不足力愈大而求魚愈無厭驅韓魏以爲群鯨以逐趙之肥魚而不見其害貪肥

之勢將不止於趙臣見韓魏懼其將及也亦幸主之覺於
晉陽其日動矣而主乃傲然以為咸在機俎之上方磨其
舌抑臣有恐焉今輔果舍族而退不肯同禍段規怨深集
深而造謀主之不寤臣恐主為大鯨首解於邯鄲鬣摧於
安邑曾披於上黨尾斷於中山之外而腸流於大陸為鱻
荒以克三家子孫之腹臣所以大懼不然主之勇力強大
於文王何有智伯不悅然終以不寤於是韓魏與趙合滅
智氏其地三分

復吾子松說

前人

子之疑木屑有恠文與人之賢不肖壽夭貴賤果氣之寓
歟為物者裁而為之歟余固以為寓也子不見夫雲之始

作乎勃怒衝涌擊石薄木而肆乎空中偃然為人拳然為

禽敷舒為林麓岵嶇為宮室誰其傳文辨而斲之者風出

洞窟流離百物經清觸濁呼召竅穴與夫草木之儷偶紛

羅雕葩剡芒臭朽聲香采色之赤碧白黃皆寓也無裁而

為者又何獨疑茲屑之奇詭與人之賢不肖壽夭貴賤參

差不齊者哉是固無情不足窮也然有可恨者人或權褒

貶黜陟為天子求士者皆學於聖人之道皆又以仁義為

的皆曰我知人我知人披辭窺貌逐其聲而覈其所蹈者

以升而降其所升恒多蒙瞽禍賊僻邪罔人以自利者其

所降率恒多清明冲淳不為害者彼非無情物也非不欲

得其升降也然猶反戾若此逾千百年乃一二人幸不出

於此者微之猶無以為告今子不是病而木膚之間為物者有無之疑子胡橫訊過詰擾擾焉如此哉

壽顏子辯

皇甫湜

土與水火風雜為千品萬殊大凡太虛之中形而有者皆主於土揮而動者皆主於風液而通者皆主於水躍而養者皆主於火天地之與稊米醯雞之與集作於應龍雖殊大小必質四者具四者之性然後為一物動焉不動焉抑四者能為質不能為知者也集作動焉四不動焉四者能質不能知有虛而靈者合焉以為物知凡四者之合而有也而一無此字合乎是為知若角若鱗若飛若走舉為其禹不合乎是為無知若草若木若金若石舉為其屬最靈者人人之中知為心心之

知為神人之生也質乎土風水火而心乎知集作主其于死

也氣旋乎集作于虛而反于土風水火之性各旋其所質固

化而無矣若心之知則未知其處焉而人見其質之化也

謂知亦從而亡豈不過集作愚甚矣哉彼繇心所以知者虛

而靈其不可為無也較然矣三字集作如其質也游冥而化遷

者乎集作也夫心猶水也水清則撓而不濁濁則不清集作撓而

濁者不存存則不清心猶鏡也鏡明則塵埃不止止則不明聖與愚

受于一作乎初一也聖人瑩其心而濶於集作室其誘是以能照

天下之理故其心清而定愚者負其心而薄於外是以閉

天下之理故其心塵而結清而定者離其質也玲瓏乎集作

今太虛之中動而合則為文王仲尼止而安則必終始集作

始天地塵而結者離其質也任攘乎集作太虛之中轉而合乎集作有則為禽為獸其於人也為愚為九於草木者無所不為矣雖欲少安得乎集作安推是而言則彭祖為夭而顏子為壽盜跖為殺而比干為終

私辯

牛僧孺

近古之人所謂私者為文粹苟萃一作於利苟處於逸苟潤其屋者也僧孺以為斯皆小人之私非聖人之私也夫聖賢無私而不自知其私也何者必公其身而私一作於人是不私一身而使天下私之一作也胡以言之夫嬰兒見保傳之母則咤然而識非有知而親之利其乳而私之也櫪馬見廝養之夫則奮然而嘶非有知而親之利其芻

粟而私之也夫天下之人非復乳孩櫪馬之愚也苟有公其身而利之者孰不利而私之乎故賢君良臣必私天下而公其身故天下之人皆私而親之暗君愚臣必公天下而私其身故天下之人皆公而疎之人疎之者多故天下任其亡也親之者多故天下欲其昌也二十四字文粹作

其昌也難矣恐非

昔大禹之手足胼胝是公其身於理水也咎繇

之謦明弼諧是公其身於規諫也傳說之對揚王庭是公其身於輔佐也周公之吐握勤儉文粹是公其身於禮賢

也宣父之作春秋刪詩書是公其身於垂教也故有夏之

人思大禹之功有虞之人思臯陶之直有殷之人思傳說

之政有周之人思周公之勤有道之人思宣父之教或開

國之尊其嗣

一作祠

而私之或建祠崇

文粹

其像而私之

至於殷辛之聚財鹿臺是以

一作私

天下之利私於已也故

天下公而疎之秦始皇之廢棄諸侯是以天下之爵私於身也故天下亦公而疎之故武王公天下之財而散之而天下之兆庶皆私而親之高皇帝公天下之爵而封之而天下之英雄亦皆私而親之是以自私者人公而亡也自公者人私而昌也夫聖賢非必公其身私在其中不得不公也天下非必私於一人公在其中不得不私也余謂亡國之君亡家之臣亡身之人俱不得私之道也非聖賢之無私也

華心

陳黯

大中初年大梁連帥范陽公得大食國人李彥昇薦於闕下天子詔春司考其才二年以進士第名顯然常所賓貢者不得擬或曰梁大都也帥碩賢也受命于華君仰祿於華民其薦人也則求於夷豈華不足稱也耶夷人獨可用也耶吾終有惑於帥也曰帥真薦才而不私其人也苟以地言之則有華夷也以教言之有華夷乎夫華夷者辯在乎心辨一作夫心在察其趣嚮有生于中州而行戾乎禮義是形華而心夷也生於夷一作外域而行合乎禮義是形夷而心華也若盧縮少卿之叛亡其夷人乎金日殫之忠赤其華人乎繇是觀之皆任其趨嚮耳今彥昇也來從海外能以道祈知於帥帥故異而薦之以激夫戎狄俾日月所

燭皆歸于文明之化蓋華其心而不以其地也而又夷焉作華心

塞廢井文

杜牧

井廢輒不塞於古無所據一作稱今之州府廳事署一作有井

廢不塞居第在堂上有井廢亦不塞或匣而護之或橫木

以土二字文粹作上覆之至有歲久木朽陷人以至於死世俗終

不塞之不知出何典故而井不可塞井雖列在五祀在都

邑中物之小者也若盤庚五遷其都若杜稷宗廟尚毀其

舊而獨井豈不塞耶古者井田九頃八家環而居之一夫

食一頃中一頃樹蔬鑿井而八家共汲之所以藉齊民而

重泄地氣以小喻大人身有瘡不醫即死木有瘡久不封

即亦死地有千萬瘡於地何如哉古者八家共一井今家

有一井或至大家至于四五井十倍多於古地氣漏泄則

所產脆薄人生於地內今之人不若古之人渾剛堅一寧

不由地氣泄漏哉易曰改邑不改井此取象言安也非井

不可塞也天下每州春秋二時天子許抽常所上賦錫宴

其刺史及州吏心廓其地爲大宇以張其事黃州當是地

有古井不塞故爲文投之而實以土

祀竈解

陸龜蒙

竈壞煬者請新之既成又請擇吉日以祀告之曰竈在祀典聞之舊矣祭法曰王爲群姓立七祀其一曰竈達于庶人庶士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飲食之事先自火化以來

生民賴之祀之可也說者曰其神居人間伺察小過作譴告者又曰竈鬼以時錄人功過上白於天當祀之以祈福

祥此近集作出漢武帝時方士之言耳行之惑耶集作苟

行君子之道以謹集無以養老以集作慈撫集無幼寒同

而飽均喪有哀祭有敬不忘禮以約已不忘樂以和心室

間不欺屋漏不媿雖歲不一祀竈其誣我乎苟為小人之

道盡反君子之行父子兄弟夫婦人執一轡以自餬口專

利以飾詐崇姦而樹非雖一歲百祀竈其私我乎天至高

竈至下帝至尊嚴鬼至幽及果能欺而告之是不忠也聽

而受之是不明也下不忠上不明又果可以為天帝乎

春秋决疑十篇

皮日休

夫趙盾弑君莒僕弑父春秋顯書其過何則楚公子圍弑

其君邾敖子駟弑其君僖公齊人弑其君悼公各以疾赴

春秋皆書曰卒評曰人之生也上有天地下集作有君父

君父可弑是無天地也乃生人之大惡有識之弘耻亦由

漢書二律無妻母之文聖人所不書是也且趙盾反不討

賊董狐謂為弑君莒僕以其寶來奔里革謂其一作弑父

斯二者罪名已彰仲尼承彰而書耳斯三逆者說云子圍

齊人弑君以疾赴仲尼非可誣也據赴而書者不忍也故

不忍也者耻其中焉懲在其中焉夫春秋弑君三十六

其餘之逆亦據赴而書耳

夫趙孟以無辭伐國杞伯以夷禮來朝春秋皆貶之曰人

曰子何至其罪大者為之隱謂弒君者其過小者必以書曰伐

國無辭專君之命也君而可專孰有其國得不貶之乎若

集有罪大者為之隱推亡也其罪小者必以書固存也

夫齊荼野幕之弒事起陽生楚靈乾谿之縊禍因常壽而

春秋歸罪於陳乞公子比者齊之陳乞楚之公子比不其遠乎曰野

幕之弒罪歸陳乞陽生之罪可知矣乾谿之縊罪歸于比

常壽之罪可知矣春秋之旨譬酷吏決獄髡鉗之刑尚猶

不捨刀鋸之慘何自而逃

夫齊桓救衛不書狄滅晉文召王而云狩于河陽曰狄實

滅衛因桓救而獲全斯不滅矣文實召王因王來而稱狩

斯不召矣苟桓不能救衛文不能匡王必書狄滅衛晉人

召天王于河陽矣故春秋之時滅人國者衆救人國者鮮

仲尼旌其卹患也背文粹作侮周者衆朝周者鮮仲尼旌於一作

其勤王也

夫哀八年及十三年公再與吳盟皆不書八年註云不書盟耻吳夷十三

年註云盟不書諸侯耻之故不錄也桓二年公及戎盟于唐則書曰吳實華

族其道夷也以強要盟不曰夷乎戎實夷族其道華也以

道好盟不曰華乎故耻而不書懲也以戎而書勸也

夫桓二年書曰宋華督弒其君與其大夫孔父偃十

年又書曰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夫君者稱弒也

而云及者是君臣無別也曰弒之者罪臣下也夫孔父以

奪室見殺荀息以立君被誅是無辜之怨一作死是以及一作

奪室見殺荀息以立君被誅是無辜之怨一作死是以及一作

反褒之者也一作何自臣及君也及一作君蓋貶華父與里克也。俾孔父之死如與夷之死荀息之死如卓子之死及之者貴之也。

夫姜氏淫奔子般天酷魯之醜也諱之可也。至如公送晉葬為齊所止為邾所敗皆諱之者何曰周之有葬魯送可也。如晉以盟主而臣魯諱之者諱乎以諸侯而事諸侯也。諸侯有過則削地有逆則夷宗齊魯一體諱之者諱乎以諸侯而止於諸侯也。夫天下有道小國事大國邾小國也而魯大國也諱之者諱乎以大國而敗於小國也。

夫定一有公字六年鄭滅許以許男歸而哀元年又書許男與楚圍蔡曰鄭實滅許而後或復之當復之時其赴不至於

魯故不書耳。凡國有來赴者雖小必書宋之六鷁退飛是也。國無來赴雖大亦闕晉之滅狄滅霍滅魏是也。夫楚實滅陳後復封之狄實滅衛後復全之斯亦許之類是也。

夫春秋之旨獲君曰止誅臣曰刺殺其大夫執我行人鄭棄其師隕石宋五其事出行書紀年鄭棄其師出璪語也若斯者即古史之

全文也。奚在其筆削乎曰仲尼因魯史而脩春秋足明不誣於人也。又曰知我者亦以春秋罪我者亦以春秋其是之謂乎。若揚子之草玄其數則易其文則玄是也。

夫宋襄執滕子而誣之以得罪春秋則承赴而書何至魯之君也。弒者五逐者二弒者隱閔般赤惡逐者昭襄也竝闕而不書苟如

是懲惡勸善何以為的亂臣賊子何以知懼曰夫仲尼修

春秋而依微其旨固有俟爾苟無立明發決其奧廓通其
玄亦赴來而責實也非可誣也如自書其魯之弑逐者則
魯人攘羊仲尼證之矣集作也

校二十六字

六月二十三日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六十四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六十五

雜文十五

辯論二

復性書三篇

君子無榮辱解一首

知道一首

復性書上篇

李翱

人之所以為聖人者性也人知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

哀懼愛惡欲七者皆情之所為也情既昏性斯匿矣非性

之過也七者循環而交來故性不能充文粹作統也水之渾也

其流不清火之煙也其光不明非水之清明之過沙不渾

流斯清矣煙不鬱光斯明矣情不作性斯充文粹作統矣性與

情不相先也雖然無性則情無所生矣是情由性而生情

不自情因性而情性不自性由情以明性者天之命也聖人得之而不惑者也情者性之動也百姓溺之而不能知其本者也聖人豈其無情也集作耶聖人者寂然不動不往

而到不言而神不耀而光制作參乎天地變化合乎陰陽

雖有情也未嘗有情也然則百姓者豈其無性耶百姓之

性與聖人之性弗差也雖然情之所昏交相攻未始有窮

故雖終身而不自覩其性焉火之潛于山石林木之中非

不火也江河淮濟之未流而泉于山非不存也石弗集作不

敲木不磨則不能燒其山林而燥萬物泉之源弗疏則弗

集作不能為江為河為淮為濟東匯大壑浩浩蕩蕩為弗測

之深情之動靜弗息則弗能復其性而燭天地為不極之

明故聖人者人之先覺者也覺則明否則惑惑則昏明與

昏謂之不同明與昏性本無有則同與不同二皆離矣夫

明者所以對昏昏既滅則明亦不立矣是故誠者聖人之

性集作性之也寂然不動廣大清明照乎天地感而遂通天下

之故行止語言無不處於極也復其性者賢人循之而不

已者也不已則能歸其源矣易曰夫聖人者與天地合其

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

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况於鬼神乎此

非自外得者也能盡其性而已矣子思曰唯天下至誠為

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能盡

物之性能盡物之性能則可以替天地之化育可以替天地

之化育

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惟天下至誠為能

化聖人知人之性 皆善可以循之其不息而至於聖也

故制禮以節之作樂以和之安於仁集作安樂之本也動

其中集作動禮之本也故在車則聞和鸞之聲行步則聞

珮玉之音無故不廢琴瑟視聽言行循禮法而動所以教

人忘嗜欲而歸性命之道也道者至誠而不息也至誠而

不息則虛虛而不息則明明而不息則照一豐照字天地而無

遺非他也此盡性命之道也哀哉人人皆可以及於集作于

此莫之止而不為也不亦惑耶昔者聖人以集作于顏

子顏子得之拳拳不失不遠而復其心三月不違仁子曰

回也其庶幾乎屢空其所以未到於聖人者一息耳非力不

能也短命而死故也其餘升堂者蓋皆傳也一氣之所養

一兩之所膏而得之者各有淺深不必均也子路之死也

石乞孟壓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

死由集有也字非好勇而無懼也其心寂然不動故也曾子之

死也曰吾何求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此正性命之言

也子思仲尼之孫得其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七篇以傳于

軻軻曰我四十不動心軻之門人達者公孫丑萬章之徒

蓋傳之矣遭秦焚集作滅書中庸之弗焚者僅有集作一篇存焉

於是此道廢缺其教授者唯節文章句集作節行文章章句威儀擊

劔之術相師焉性命之源則吾弗能知其所傳矣道之極

於剝也必復吾豈復之時耶吾自六歲讀書但為詞句之
學志于道者四年矣與人言之未嘗有是我者也南觀濤
江入于越而吾郡陸參集作存焉與之言之陸參集作曰
子之言尼父之心也東方集有有聖人焉不出乎此也南
方集有有聖人焉亦不出乎此也唯子行之不息而已矣
嗚呼性命之書雖存學者莫能明是故皆入於莊列老釋
不知者謂夫子之徒不足以窮性命於集作道信之者皆
是也有問于我我以告之所知而傳焉遂書于書以開誠
明之源而缺絕廢棄不揚之道幾可以傳於時命曰復命
書以治集作乎其心以傳乎其人於戲夫子復生不廢吾
言矣

復性書中篇

或問曰人之昏也久矣將復其性者必有漸也敢問其方
曰弗慮弗思情則不生情既不生乃為正思正思者無慮
無思也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又曰閑邪存其誠詩曰思無
邪曰已矣乎曰未也此齋戒其心者也猶未離於靜焉有
靜必集有動有動必集有靜動靜不息是乃情也易曰吉
凶悔吝生乎動者也焉能復其性耶曰如之何曰方靜之
時知心無思者是齋戒也知本無有思動靜皆離寂然不
動者是至誠也中庸曰誠則明矣易曰天下之動貞于一
者也問曰不思不慮之時物格于外情應於內如之何而
可止也以情止情其可乎曰情者性之邪也知其為邪本

無其心寂然不已六字集作邪思自息惟性明照邪何所

生如以情止情是乃大情也情之集作相止其有已乎易

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

行也易曰不遠復無祗悔元吉問曰本無有思動靜皆離

然則聲之來也其不聞乎物之形也其不見乎曰不覩不

聞是非人也視聽昭昭而不起於見聞者斯可矣無不知

也無弗為也其心寂然光照天地是誠之明也大學曰致

知在格物易曰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

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曰敢問致知在格物

者何謂也曰物者萬物也格者來也至也物至之時其心

昭昭然明辨焉而不應於物者是致知也是知之至也知

至故意誠意誠故心正心正故身脩身脩而家齊家齊而

國理國理而天下平此所以能參天地者也易曰與天地

相似故不違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

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

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

而易無體一陰一陽之謂道此之謂也曰生為我說中庸

曰不出乎前矣曰我未明也敢問何謂天命之謂性曰人

生而靜天之性也性者天之命也率性之謂道曰集無何

謂也率循也循其源而反其性者道也道也者至誠也至

誠者天之道也誠者定也不動也集作道之謂教曰何

謂也曰教也集作者人之道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

謂也曰教也集作者人之道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

也循集作修是道而歸其本者明也教也者則可以教天下

矣顏子其人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說者

曰其心不可須臾動焉故也動則遠矣非道矣集作也變化

無方未始離於不動故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

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說

者曰不覩之覩見莫大焉不聞之聞聞莫甚焉其心不集作

一動是不覩之覩弗聞之聞也其復之不遠矣故慎其獨

慎其獨者守其中也問曰昔之注解中庸者與生之言皆

不同何也曰彼以事解者也我以心通者也曰彼亦通於

心乎曰吾不知也曰如生之言修之一日則可以至於聖

人乎曰十年擾之一日止之而求至焉是孟子所謂以一

杯水而救一車薪之火也甚哉止而不息必誠誠而不息

必明明與誠終歲不違則能終身矣造次必於是顛沛必

於是則可以希於至矣故中庸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

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

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

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天地

之道集有故字可一言而盡集有字也問曰凡人之性猶聖人之

性歟曰桀紂之性猶堯舜之性也其所以不覩其性者嗜

欲好惡之所昏也非性之罪也曰為不善者非性耶曰非

也乃情所為也情有善而集無此字不善集有而字性無善而集無此字

不善焉孟子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夫水搏而躍之

不善焉孟子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夫水搏而躍之

不善焉孟子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夫水搏而躍之

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所以導引之者然也人之性皆善其不善亦猶是也問曰堯舜豈不有情耶曰聖人至誠而已矣堯舜之舉十六相非喜也流共工放驩兜殛鯀竄三苗非怒也中於節而已矣其所以皆中節者設教于集作天下故也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易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聖人之謂也問曰人之性猶聖人之性嗜慾愛惡之心何由而生也曰情者妄也邪也曰邪與妄則無所因

矣妄情滅息本性清明周流六虛所以謂之能復其性也

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集作論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能

正性命故也問曰情之所昏性則文粹作即滅也何以謂之猶

聖人之性也曰水之性清激其文粹作而渾之者泥沙也方其

渾也清性既遂無有耶久而不動泥沙自沉清明之性鑒

于集作天地非自外來也故其渾也性本不失及其復也

性亦不生人之性亦猶水之性也問曰人之性本皆善而

邪情昏焉敢問聖人之情將復為嗜欲所渾乎曰不復渾

矣情本邪也妄也邪妄無因人不能復聖人既復其性矣

知情之為邪邪既為明所覺矣覺則無邪邪何由而一無此字

生也伊尹曰天之道以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也予天

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
如將復為嗜欲所渾是尚不自覺者也而况能覺後人乎
曰敢問死何所之耶曰聖人之所不明書于策者也易曰
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
神之情狀斯盡之矣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然則原其始而
反其終則可以盡其生之道生之道既盡則死之說不學
而自通矣此非所急也子脩之不息其自知之吾不可以
章章然言非集作且書矣

復性書下篇

晝而作夕而休者凡人也作乎非集無此字作者也集無此字與萬
物皆作休乎非集無此字休者也與萬物皆休吾則不類於凡

人晝無所作夕無所休作非吾作也作有物休非吾休也
休有物作耶休耶二者皆離而不存予之所存者終不亡

且離矣集作也人之不力於道也集作者昏不思也天地之間

萬物生焉人之於萬物也其所以異於禽獸蟲魚者豈非
道德之性全乎哉受一氣而成形一為物而一為人得之

甚難也生乎世又非深長之年也以非深長之年行甚難
得之身而不專專於大道肆其心之所為則其所以自異

於禽獸蟲魚者亡幾矣昏而不思其昏也終不明矣吾之
生二十有九年矣思十九年時如朝日也思九年時亦如

朝日也人之受命其長者不過七十八十年九十百年者
則稀矣當百年之時而視乎十作其九十集無此字年時也與吾

此日之思于前也遠近其能大相懸耶其又能遠於朝日之時耶然則人之生也雖享百年若雷電之驚相激也若風之飄而旋也可知矣况千百人而無一及百年之年者哉故吾之終日志於道德猶懼未及也彼肆其心之所爲者獨何人耶

君子無榮辱解

韋端符

所謂榮與辱者賢不肖之辨也朝暮之所存也君子小人所以異道而殊名也君子無榮辱小人有辱而無榮志意脩術業明德行備飾是榮之自內者也由之而爵列尊穀祿厚無擇而不宜是榮之自外者也君子有諸內而外者至焉猶是藝之耨之鑄之水澤以時而苗之猥大者也而

世謂之榮是果不足爲君子榮也以至貴于天下立國家偃然若固有之者彼脩之非一日也得之誠有術也吾所以待之無愧也又何榮乎哉阮窮詈侮暴怒橫逆以至于

繫一作擊

悴逐磔世所謂之辱者是又果不足爲君子辱也

問其逢何物也其遭何時也吾之所以不容用吾之所修可於堯禹孔子而不可於斯時也吾又何辱乎哉君子無榮非不榮也所以爲榮者出於吾道耳異乎世之所謂幸而榮者也謂種而収者幸可乎君子無辱非不辱也吾之道大彼不足用吾之說粹彼不足聞辱誠有所在也猶河海之不可內於坳涔也是豈河海辱哉故曰君子無榮辱由是爲說也小人有辱無榮曲哆險詭突誕嫉賊是辱自

內者也由之而得形殺流放是亦有諸內而外者至焉是猶蕞蕪之鬱澁之而蓬亂疽結也謂飯茵一作茹死者不幸

可乎幸而集一作售姦容邪盜有位勢則當時之賢者陰指

而默咲之憤之甚者筆之于書以示戒于後視其所處如

鼠之肥肆於廩也豕之脂澤於欄也其榮乎哉故曰小人

有辱無榮也小人之有辱無榮內外備至而不容說焉然

則就是說吾又有明焉君子非有榮者有仁義之榮而無

勢仕一作任之榮也在吾之修者堯禹孔子吾將坦蕩蕩

而君師之立其朝躋其堂一作恬而有之流千萬世鼻口

吾芳醲故曰有仁義之榮也若勢與仕吾又惡取哉得之

吾不屑也流千萬世不遂者稱道而自信焉惡在乎得與

否也故曰無勢仕之榮也若小人則無適而不辱也學者

述道行吾說而審取焉君子小人分矣

知道

房千里

世之所以為達者貴爵富祿威刑不勝其用珠玉不勝其

計耳熟聲口飲味目厭色斯所謂常情之大欲也世所以

為窮者秩不足以庇身祿不足以克用侮不能威辱不能

刑聲色不足於耳目滋味不甘於口舌斯所謂常情之大

不欲也然而聖人汲汲於祿仕者豈文粹有不字為是耶曰非

也聖人為入者也恒人為已者也聖人負其資得其地逢

其時有其祿然後因其滋基流其德澤猶水之居高者決

而漑之其浸必廣聖人之所以為榮者導人於仁誼然後

使千萬年載其烈光為巍巍之德功以浹於生人者也恒
 人之為已者期於厚祿貴位位以私尊祿以私富益尊而
 愈驕益富而愈汰以淫快一日之欲纔放肆於氣未絕之
 間者也聖人有其時有其位行其道以及于文粹人無其
 時無其位奉其道以自飾故聖人進不為榮退不為戚而
 常得其道恒人幸其時竊其位恣其所為文粹無此四字竭人以
 自足無其時失其位任其愚以自困故恒人進以為已榮
 退以為已辱而常失其道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
 已矣夫孔子歎行已之道足以致是而時王不用已之道
 道無所施非歎其身食不方丈衣不文繡也恒人之所悲
 不達者率曰吾妻不能羅襦吾兒不能文粹肉食耳豈常

少及於外物哉聖人以德澤流於人雖九命崇鋤不以為

厚以其所賞

文粹

果當

或作賞

外其身而公於天下非已幸

也恒人無毫毛以禪於人苟幸得祿仕即逸豫以自怡以

竊取偷得為大黠其所得幸也孔顏聖賢也豈常聞伐樹

瓢飲以為已辱哉姬旦亦賢

文粹

人也豈常聞受封攝理

以為已幸哉是知聖人之樂也內而恒人之樂也外內故

常有餘外故常不足有餘故推於人不足故取於人有道

之人雖鹿裘帶索而人不鄙之者取其內而忘

文粹而不取其

外也豪民俠士紫衣金鈎而人不貴之者文飾於外也若

然者富貴文飾於外也彼之所以仁誼者質克於內也西

子不華嫫母錦穀是不能易其美惡後之君子窮於時者

當思負其內以文粹自篤無以其外而諂人達於時者當思勉其內以自飾無以其外而驕人苟如是庶幾乎知道矣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六十五

校正十一字

六月二十四日

